

日本國寶級書畫大師 紫舟：文字本身就是藝術品

紫舟擅長以日本傳統的書畫藝術配合現代新媒體做出突破傳統、超越國界、跨文化的現代書畫「表達手法」。她的作品很多時突破傳統的平面框架，透過不同形式的藝術創作如：立體文字雕塑、天幕投影等新潮方式將傳統書畫重新包裝，令更多人接收到文字背後蘊含的信息及情感，展現出古今融和的美學，將日本書畫藝術帶到國際舞台。

而她的創作更先後到過法國羅浮宮、美國紐約中央車站、意大利米蘭設計展等地作展覽。國際品牌如Gucci、SK-II亦邀請她做創作做crossover。在剛剛過去的羊年春節中，她帶了部分作品來到銅鑼灣世貿中心以新媒體方式作展覽，更在世貿中心即場示範題字，為港人送上祝福。

紫舟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，自6歲開始學習書畫，對書畫藝術產生濃厚興趣。於大阪外國語大學畢業後，曾在一間服飾生產商的廣告宣傳部工作，惟3年後自覺與身處環境「格格不入」，於是毅然辭職，踏上書畫家之路。曾於京都及有「書畫發源地」之稱的奈良鑽研書畫藝術。紫舟相信書畫既是藝術品，亦是表達文字的一種手法，尤其是後者存在無限可能性，因此才會不斷創作書畫，矢志成為一個「世界級」的書畫家。

自2001年起，她舉行了自己的首次個人展覽，此後多年來曾舉行數百個大小書畫展覽，並把日本書畫藝術帶到國際舞台如：法國羅浮宮、美國紐約中央車站、意大利米蘭設計展等。她曾在2010年為日本「男神」福山雅治主演的大河劇「龍馬傳」片頭創作書道而聞名全日本。其後曾為日本樂壇天后濱崎步及多位著名藝人題字，更受東京證券交易所邀請，於新年第一個交易開市日題字祝福日本經濟。最近更參與2015年米蘭世博日本館設計，並在倒數500日的慶典中即席揮筆寫出今屆日本館的主題：Harmonious Diversity。故而，說她是一位國寶級的日本書畫家毫不為過。

紫舟的作品結合日本傳統的書畫，以及西方油畫、雕塑、新媒體等，以圖像及圖畫表達文字，帶出文字背後蘊含的信息和情感，從而令日本傳統書畫藝術成為一種超越國界、跨文化的現代「表達手法」。作品突破傳統的平面框架，包括立體文字雕塑、天幕投影等，書寫文字除日文、漢字，更有英文和象形文字。

文=香港文匯報 紫舟=紫舟

文：帶來香港的這件新媒體文字作品，寓意為何？創作了多長時間？

紫舟：創作了五年時間。這次選擇的「福」字，日文讀音是fuku，和我所畫的河豚，在日語中剛好發音一樣，所以把兩者放在一起，想表達幸福多些的感覺。這就像是廣東話中「年年有餘」和魚的諧音，寓意就是河豚+福，帶來更多福氣。

文：怎樣看待書法和繪畫之間的關係？

紫舟：我們的書畫平時很平面，但其實在很久之前即漢字被創造出來之前，古人寫的字也像是書畫——字本身就來自於書畫，所以我會將一些文字變形，回歸它們象形文字的形態，甚至讓大家多些了解，我們表面上看到一些字，但字的背後有意思，比如馬本身就是來自馬的形態。因而在構思平面的東西時，也會去嘗試呈現背後的原初形象。這次結合新媒體的方式，也是想去體現出媒體科技的改變對書法的表現力。

文字很久之前就發明了，但寫在紙上的字是紙張發明之後才出現。所以發明紙張之前，文字可能散落在各個地方，用雕刻等等其他方式去表達，所以我相信一個字不一定要被寫在紙上。我想去探



索非平面的方式——更接近我們的祖先寫字的方式。

一步一個腳印的積累

文：與書法的緣分是怎樣的？

紫舟：我六歲開始學書法，到十八歲之前都專門在讀書法，後來上大學、工作後斷了幾年學書法，直到七年之後才決定辭職重拾書法。辭職也沒有特別的原因，只是突然不太想做，覺得自己無法找到人生方向時。感覺我只想書畫，這是天賦給我的一種天分。

剛開始時，工作辭了很自由，但也是我人生最低調的時段，一切從零做起，反而不太害怕，也沒覺得這種決定會有太大困難。通常人們覺得一個書法大師應該都是世家出身。但我父母都不是從事相關工作，不是繼承父母的職業，要一個人很獨立地開始這份career。

文：為什麼父母都不是書法領域的人士，卻從小培養你學書法？

紫舟：是因為我的爺爺奶奶很傳統，希望小朋友學書法這種很日本的傳統東西。

文：但你的事業發展其實非常順利？

紫舟：我一開始有個很幸運的契機是幫濱崎步的MV寫title，這樣就打開了知名度，剛開始的時候是寫音樂video的title，後來《朝日新聞》每星期會來找我畫一個專欄，就是一般讀者寫下他們的名字，我需要去了解這個名字的主人是怎樣的人，用能表現他性格的方式，寫下他的名字。

類似的其他電視等媒體也開始找我，於是有了更多job。直到近幾年開始接受政府邀請，代表國家去在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的活動上創作書法。像是去北京還有埃及，那些一般都是政府來找我，希望外國人能認識日本文化多些，



■著名行為藝術家何雲昌

何雲昌，一個行為藝術家的獨白

內地當代藝術圈，何雲昌被視作「中國當代行為藝術發展歷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藝術家」，他把自己裸體澆鑄在水泥柱裡24小時，留下兩千多道傷口，把自己的身體拉出1米長的傷口……他在行為中的尺度，足以顯示他對藝術的誠意。當他拿着一面鏡子，把陽光照向陰暗的地方，你會看到心裡自己。

當代藝術家群是上不歸天管，下不服地的知識分子，精英階層則是一群高高在上的神仙。一個沒有上天走走，一個沒有下凡體驗，就用千里眼順風耳看透了人間煙火，看慣了弱勢群體的赤手空拳及與生俱來，看到了彼此的愚昧無知。臣等不知，「水太清則無魚，人太明則無福，故明之者必明於內，而惑於外」，藝術創作也一樣，慧根靈清，落個機緣成熟的就數何雲昌。

何雲昌來自雲南，江湖人稱「阿昌」，長居北京，活躍於國際藝術界。他從把全身塗滿泥巴電話明天，到情人節請屠夫把雙臂拉出深1厘米的傷口，握刀倒吊河面「一刀兩斷」，把山釘了釘子拉了山30分鐘，以及監獄請犯人把他吊起，見他全身油漆不斷昏厥，犯人覺得比自己坐牢還慘。還有在郊外，請消防車用高壓水槍噴他，直到人家看不下去。以及摔倒他就給錢，包工頭說「媽的，不要緊，摔死他」。把自己做誘餌，這樣角鬥式的藝術方式，是何雲昌的行為藝術，令他藝術行為中客串的角色充滿莫名其妙的愧疚，反射世態炎涼的冷漠，人是否在為神話而活？他對自己的狠，讓人看了深思心痛，一針見血的藝術行為，不是譴取寵，借此直視貪婪、自私、無廉恥、節操，濫用民主與虛假的認真、手段的殘忍，比行為的藝術更不堪入目，講述人性如何逆流而上，看着事物的陰暗面，做着積極的事情。

一滴眼淚

何雲昌想出把自己的肋骨取出來，他和醫生溝通，用三年時間醫生們才明白，對他們來說取根肋骨如同

取痣，何雲昌是沒有千年不死心，不過神志清楚，這手術和墊鼻子、豐胸、拉雙眼皮一樣，他們是做件藝術品。於是根據何雲昌的身體情況，醫生把他左邊的第八根肋骨取出來。他把這個半成品取名《夜光》，戴在他母親、他現任、他前任和好友的脖子上，再用金子鍊連成龍頭圈，直指愛情。

夜光是看不見的，愛上一個人，想他時胃裡、喉嚨、鼻腔，呼吸都有溫度。至尊寶愛上紫霞，不是因為他拔開了紫青劍，不是因為她說他的全部都是她的，而是把心掏出來後，看到她在他的心裡面留了一滴眼淚，世間人看不到這滴眼淚，又怎知一生所愛。肋骨做不了月光寶盒，也不是緊箍咒，用9999純金打造的再好，戴上脖子依舊是凡人，坐在旁邊的也變不成五百年前的「老公」。

以暴制暴 發出思想寄託

何雲昌，從出雲南落腳北京，作品質量都保持一貫水準，藝術創作從接受何新政的藝術資助，到泰康人壽、遨遊仕、英國藝術協會、北京東京藝術工程等等國際藝術機構和空間的支持都取得良好效果，加上疼愛他的女人們，阿昌是幸福指數高的藝術家。因為，他只自來水，河水、海水、水泥及吊車創造身體的傷口，便可表達訴求，他身體發出的聲音是一種思想寄託。

「文化、藝術家是一種國家的驕傲和財富。」面對國內欣賞行為藝術作品有盲點，作為消費型的藝術成品，根本是抓住行為藝術是以暴制暴。何雲昌的作品有趣、古怪、詭異，深入淺出，不同凡響。身體就是本錢，其作品的完美結局，在於把自己的行為圖片畫成油畫，作為他藝術行為的再現與再造，加之繪畫技

法沒幾個圈內人比得上。繪畫承載和咀嚼了他在實施行為中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感受，作為行為體驗的複述是他行為藝術的再造，回歸了其作品的本來面目，一舉兩得。

藝術行為是障眼法

大多數人無法理解與贊成行為藝術，覺得行為藝術是沒有分寸的行為，藝術家做起作品來不知好歹，很多行為都二百五，不管表演式還是體驗式，不知他們哪裡來的自信，為了出人頭地，多數都是自殘。

何雲昌對自己的殘酷，可看作一種純粹的個人愛好，好比有人就愛胸口碎大石、眼皮拉卡車等等，這種在極限中獲得快感，在快感中實現自我，沒有救了，是吃了撐着沒事做。阿昌的行為被看作藝術的行為，在於他的行為是障眼法，他以優秀的職業素養去感化人的意願，他將數字、數量、重量、長度、時間



文：認為自己最大的特色是什麼？

紫舟：客觀來看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和其他大師有何分別。可能只是報紙也好媒體也好，每一個job做完都很受歡迎，一個比一個擴大，所以也可以說起點是高的，每一步一個腳印這樣積累下來。

文：你曾經談過自己小時候也覺得書法很枯燥？

紫舟：我想是我喜歡具有創意的東西。我很喜歡去創作，小時候雖然不太喜歡書法，但長大之後發現喜歡創作是上天給我的禮物，不止書法，如今書畫也很喜歡，所有喜歡的東西放在一起（也包括雕刻）——所以即使書畫不是一份專職工作，我一樣也很喜歡。

給自己靈感的人，未必在書法領域

文：怎樣獲得創作靈感？

紫舟：作為一個藝術家，我有目標，但或許經驗有限、經歷有限，所有的不足都存在，當自己感覺到目標和理想的距離時會很辛苦，必須不停地去努力，讓自己去到自己能去的最高位置，實在痛苦時會找些前輩求得建議，但所謂前輩也不見得具體是哪個名人。有一次我去沖繩聽音樂，非常有感而發，就去找那位音樂家和他聊天，給我建議的人，也未必是同一個領域內的。

像安藤忠雄的作品給勒沃很多靈感，建築和書法看起來是兩個領域，但建築師按照客戶要求因地制宜去設計，要將好多不同要求放在一起，還要在客人的要求、很多限制之上去發揮自己的能力，這個建築品必經的過程，讓我覺得很厲害。因為書法也同樣面對很多要求，同樣要在有限之中自我創造。

文：日常作息是怎樣的？

紫舟：因為我每天都在工作，別人經常勸我休息，所以我盡量一個禮拜找一天什麼都不做。但實際上工作日的節奏就是除了睡覺時候其他時間都在工作，基本上一起床就在工作，又畫畫、寫字又雕刻，同時在做很多事。

文：女性藝術家在日本社會完全和男性有平等地位嗎？

紫舟：日本社會男女的確還是有別，像那些銀行高層全是男士，但藝術家還是看作品。藝術家的立場比較平等。反而我這次來香港看到所有的staff都是女士，感覺印象很深，看到香港有這麼多職業女性，還都是沒結婚的，感覺香港經濟很蓬勃。



■何雲昌全身塗滿泥巴，不停撥打電話30分鐘，電話號碼隨意遍，比如000000，撥打了75分鐘，作品取名《預約明天》。



■作品《抱柱之信》轟動一時，他將自己一隻手澆鑄於水泥裡24小時，半夜疼的嗷嗷叫，再現了《莊子》寓言裡的場景。



■何雲昌在昆明安寧監獄，借力全身塗滿黃色油漆吊着，手拿一面鏡子，把陽光照向陰暗的地方。作品取名《金色陽光》。

精確計算，轉化成真誠、認真、仔細、嚴謹的藝術追求賦予蒼生，同時在實施行為中為營救自己創造條件，沒在不行的時候，拿起身邊的麝香一聞，沒把手指頭換成腳趾頭，把內臟抖出來重新組裝，已經很給面子了。

就算他的理想是「下輩子不做人，做一棵樹」，行為藝術家在行為中，把自己嚇得半死是常有的事，以自由式突破體驗式，途中產生的上千道傷，不是三類痣，作品結束，一躺就得兩三月，從作品前的興奮，作品後決心再也不做，到蹲馬桶想下一個方案如何。看他作為雙子座，性格和佛主捏出的燈芯差不多，一個溫婉可愛，一個寒如白雪，便明白了，他喜歡這樣子去生活，以「誇父追日」「精衛填海」的神話，儲存精神能量。伏爾泰總結了，上天為平衡生活中的艱難，給予人兩樣東西：一個是希望，一個是睡眠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